最后一程 送一送敬爱的吴老

■吴孟超院士的灵堂二十四小时接受公众吊唁,医护人员在灵堂外值守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

无尽的哀思,穿过天空断断续续的抽泣,回荡在黄浦江畔。今天,上海,龙华殡仪馆,人们来到这里,与吴孟超院士告别。

手中一把刀,游刃肝胆,始终精准;心中一团火,燃烧自己,烛照后学。

5月22日13时02分,99岁的吴孟超同志走了,走得悄无声息。吴孟超,这位老人,这个名字,向世人诠释了何为大医之道。

有一种致敬,是"不远千里,送您一程"。

曾经的战友来了。77岁的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原护理部主任陆翠玉在身边工作了30多年。在大厅外追忆吴老时,忍不住哽咽了起来:"他始终愿意为患者做更多。患者排尿后,上了年纪的吴老也会蹲下来观察。"陆翠玉也记得,每次吴老出差,总会带些特产分给护士们,让大家很感动。

曾经的学生来了,80岁的陈训如是吴孟超在1978年招收的第一批研究生,昨天从云南赶来上海,见恩师最后一面。红着眼眶,他动情回忆,吴老对学生专业要求很严格,但在生活中和蔼可亲。

曾经的患者来了,70多岁的顾老伯天不亮就出门了。"真是位好医生啊!"他推开小辈的搀扶,拿着一束菊花,在送行的队伍里站得笔直。"每回查完房,吴老都会帮我拉好衣服,摆好鞋子。手术前,他拉着我的手,让我放心。"

有一种缅怀,是"先生之风,山高水长"。

队伍越排越长,却格外静默。拥挤的人群中,许多人低着头看不清面容。目光所及,只能见到一朵朵明黄和雪白的菊花。等候的人群中,一位抱着孩子的父亲惹人注目。他从江苏专程而来,"我不曾见过吴老,却被他的故事感动多年。虽然孩子还小,我想让他知道,要敬重国士。"

一片片的花海,是人们无尽的思念。大厅旁,早已放满了市民群众和吴老同事、学生送来的几十个花圈。在市民献花处,外卖小哥跑了一趟又一趟。"都是外地没法赶来的人们委托我送来的。有人叮嘱我,一定要写上'吴爷爷,一路走好'。"

有一种传承,是"感恩有您,吾辈奋之"。

李女士是一名医学生,今天特意请了假,从普陀赶来。"从没想过吴老会离开我们。"她几度垂泪,"所有肝胆外科学子都是吴老的学生,因为没有他,就没有肝胆外科的今天。"她一直记得吴老常说的"三心":爱心、热心、耐心。

上午8时,相俐至带着两岁半的儿子蛋蛋,特意赶来吊唁吴老。相俐至和先生都是医学生,她说:"我大学外科学课本第一页就是吴老的名字,我和我先生特别崇拜他。"蛋蛋的爸爸黄叔健是位医生,因为要照顾病人无法前来,相俐至牵着孩子的手告诉记者:"我先生今天就在岗位上致敬吴老,今天带孩子过来就是为了薪火相传,后继有人!"

还有不少医护人员刚刚值完夜班。没顾得上休息,赶来和吴老见上最后一面……医护服与"海军蓝"随处可见,那是吴孟超一生所爱。

花海里,一束满天星与众不同。附着的卡片写着:望您像满天星一般照耀我们前行的路。

本报记者 **郜阳**

最后一眼 "看一看"晚年的牵挂

灵车载着吴老的骨灰,驶向安亭。那儿,有吴老主持建成的国家肝癌科学中心。大家说,这一定也是吴老的心愿,再一次,看看毕生热爱的事业。灵车所经之处,大家高喊:"吴老,一路走好!"

▲ 2011年4月16日,吴孟超院士正为一位患者做切除肿瘤手术 图 IC

耄耋之年的老人,还会图什么?十多年前,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的接诊量越来越大,床位越来越多,可是排队入院的肝癌病人队伍更长。吴老急了,他清楚,自己手里的这把柳叶刀,总有停歇时。年轻时,他豪言过,"要把中国肝癌大国的帽子扔到太平洋里去",他想为这个目标做更多。

2006年,吴孟超联合医学界6位院士,向国家有关部委提出关于"集成式开展肝癌研究"的报告。就是这份报告,预示着他们向肝癌的彻底预防和治疗发起了"集团式进攻"。彼时,吴孟超刚刚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,国家和军队给的600万元奖励,他分文未留,全用来成立了研究基金,推动攻克肝癌的基础研究工作。

站在职业辉煌的顶点上,他牵挂的是整个民族的未来。

2009年8月,国家发改委批准了国家肝癌科学中心的立项申请;2010年12月,又正式批复了国家肝癌科学中心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。2011年10月12日,项目开工了。这天,吴孟超特别兴奋,九旬老人亲自铲土奠基。

那几年,国家肝癌中心、医院的安亭新院建设坎坷多多,老人为着最后的心愿,难免四处应酬,陪着笑脸,身边人说,都不知道他如何排遣自己。2016年1月8日,吴孟超在刚建好不久的新院区,为病人做了新院区启用的首例手术。这个新院区,是吴老前些年最牵挂的工程。秘书说:"他像一把老锤子,一锤子一锤子打进度。"吴老让司机在车上放了一顶安全帽,方便一做完手术就上工地巡视。

老人想着,能够把肝癌的研究尽可能往前提,能从肝癌的预防、肝癌发病率源头上找到答案;他也希望优秀的青年人能在这个中心得到最好的培养,在医学转化上做出有标志性的成果,真正解决肝癌的一些问题。如今,国家肝癌科学中心屹立在上海安亭,成为亚洲最大的肝癌研究和防治基地。

其实,2011年对吴老来说,大事还有很多。也是在5月,他接过了小行星命名证书和小行星运行轨道铜牌。现在,这颗编号17606号的小行星闪耀在璀璨的星河里,供人们仰望。这星光,与日月同辉。

本报记者 **郜阳**

感谢晚报对医生群体的关注关爱 吴孟超

新民晚报创刊70周年纪念 我和新民晚报

▲ 2019年8月5日吴孟超的文章刊于新民晚报头版

那些年,吴孟超是晚报的『常客』

吴孟超院士长期在上海工作、生活,与《新民晚报》结下不解之缘。他曾说自己是晚报的"忠实粉丝",每天下班看晚报的习惯一直保持着。那些年,他和团队因在肝胆外科领域的成绩,常常成为本报的"常客"。他从北京领取2005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归来后第一次与市民面对面交流,就是做客本报"新民科学咖啡馆"。更值得怀念的是,吴院士自己也曾多次亲笔撰文,通过这张报纸与读者分享他的个人经历、家国情怀与生活意趣。

常听人说幸福童年,然而我的童年却极辛酸:家境贫困,缺衣少食,三岁才能走路,五岁就背井离乡,随母亲漂洋过海到了马来西亚,寻找早年就来这里做苦工的父亲。八岁起每天天不亮就得拿只油灯,光着脚,随父亲去割胶。现在想来,也算是我最早期的操刀训练吧。

父母尝够了没有文化的苦,再穷也要让孩子认字。我是长子,有幸成了全家培养的重点。初中时,从国内来了一位新校长。此人思想进步,经常给我们讲国内抗日战争形势。当时还有陈嘉庚先生组织的华侨抗战救国、支援延安抗战活动,都成了我最初受到的爱国主义教育。初中毕业后,我毅然放弃了父母为我学做生意或者到英国念书的安排,与六位同学相约回国抗日,报效祖国。

——《**神圣的种子**》1996年6月23日

回首往事,我这一生有三条路走对了:回国,参军,入党。

这些年,我出访过近30个国家和地区,行程48万多公里,绕地球十多周。所到之处,我抓紧时间演讲、参观,让世界了解中国的肝胆外科事业。在异国他乡的日子里,我这个老华侨、老军人,到处受到人们的尊重。想当年我回国途经西贡时,不能像别国的公民那样,用自己祖国的文字签名,却要我们按手印……

如今祖国强大了,中国人再也不受别人的欺负了。遗憾的是,我从医50余载,救治病人无数,却没有机会为身居异国他乡患胆结石的老父亲开刀,没在母亲临终前侍奉过一碗汤药,使我愧疚终身。但在事业上我实现了父母的期望,许多被判了"死刑"的肝癌病人在我的刀下起死回生。

——《**老骥伏枥**》2001年8月2日

我1949年从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后,分配到原华东军区医学院也就是现在的长海医院当住院医生,从那时候起,我就与《新民晚报》结下了不解之缘,成为她的忠实粉丝,每天下班后必看,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今天。

这么多年,在被《新民晚报》关注和关心的同时,我也和晚报的很多记者、领导成了好朋友。在此,我要由衷说一声感谢,感谢大家对我这个普通医生和普通一兵的厚爱,感谢报社对医生群体的关注。

——《**感谢晚报对医生群体的关注关爱**》2019年8月5日

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,世博公众参与馆与本报联合推出《海宝游历记》接龙故事,吴孟超院士作为第129位作者,创造了可爱的"海宝柳叶刀"角色——

我是一把小小的柳叶刀,这是能够切除癌症患者身上恶性肿瘤的手术刀。别看我小巧不起眼,却是锋利无比的挽救生命的武器。

本报还曾报道这位科学家的养生之道——

根据我几十年的生活经验,可以概括为20个字,即心态平衡,头脑常用,手脑常动,管住嘴巴,定期体检。

本报记者 **易蓉**

▲ 市民献上鲜花追思吴老 本报记者 **徐程** 摄

我们虽然失去了您 但我们更要成为您

肝胆相照济苍生,一捧鲜花敬国士。一匹不知疲倦的"老马"走了,他的一生将无数病人"驮到了河对岸"。人们为这位至诚至善老人的离去心如刀绞。这几天,回想起与吴孟超相处的点滴,他的学生不经意间一次次泪流满面。年轻学子们立下誓言:我们虽然失去了您,但我们更要成为您。

上世纪50年代,国内肝脏研究几乎为零。肝癌长期霸占我国癌症致死率前三。吴孟超倾尽一生力挽狂澜,一举扭转了我国肝脏疾病治疗的窘境。在一片荆棘丛生的荒野中,也是他踩出了一条路,从无到有,从有到精。但无论成就多大,他始终像个谦卑的布道者,燃烧自己,烛照后学。

回忆起和吴老三十多年的相处相伴,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(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)胆道一科教授姜小清悲从中来。"师父师父,亦师亦父。这,或许就是我跟吴老冥冥之中的缘分吧。"他哽咽着说,恩师关心学生,知人善任。在他读博期间,吴老让他当了一年的住院总,天天跟着吴老开刀,言传身教,手把手教。"那会儿,我对恩师独步天下的'吴氏刀法'有了自己的感悟。吴老做手术,最大的特点是他的金左手,左手引导方向、控制出血,起到一个中枢的作用。"

姜小清说,恩师特别爱干净。吴老离开的那天,他们为吴老做了最后的身体护理,把吴老打扮得干干净净,换上了最心爱的海军服。"整个过程,就像当年我送别父亲一样。"姜小清又一次哽咽了,"吴老安安静静地躺在那里,就像家人一样。那一刻,我一点也没觉得他已经离开了,就觉得他只是睡着了,我想让他睡得更舒服一些。"

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麻醉科主任陆智杰记得吴老对他唯一一次"表扬"。陆智杰回忆,每每高难度的肝脏手术顺利完成后,吴老会开心得像个孩子。他会在房间里转一圈,然后看着监护仪问医生:"血压怎么样?"如果得到"血压心率都正常"的回答,他就会挥挥手,一言不发地离开。"你不要指望吴老表扬你,他不吭声就是对你最大的褒奖。"他说。只有一次例外,一台肝巨大肿瘤手术病人出了1万毫升血,相当于全身血液换了两遍,最后病人顺利返回病房。"那天,我向吴老汇报:病人情况很好,没用升压药,小便也很好。吴老看了我一眼,吐出三个字'辛苦了'。"

就在上周,陆智杰突然梦到了吴老。平时的梦记不住,可那天的梦格外清晰。梦里,吴老出现在手术台旁。他问吴老:您身体好了?吴老回答:好了,就赶紧来手术室了……

本报记者 **郜阳**

新民眼

眼前是病 心底是人

郜 阳

"医者仁心,吴老千古。我们无法抵挡浪潮,但永远记得灯塔。"

"爷爷放心,定会牢记教诲,仁爱待人。愿星河璀璨,一路也有无尽的爱与温暖将您环绕。"

一束束寄托哀思的菊花,渐渐环绕成花海。红着眼眶的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,边走边回忆着过往的故事。昨天,上海的天终于晴了,明媚的阳光照进灵堂前的花海,映照着无数张卡片上的道别。留言卡上的诉说,字字动人,可那位老人,再也听不见了。

一匹不知疲倦的"老马"走了。5月22日13时07分,"中国肝胆外科之父"吴孟超院士走完了他的传奇人生。从17岁立志回国从医报国,到97岁仍然奋战在无影灯下,他仿佛就是为了战胜威胁人民生命的肝癌,而来到这个世界。

在他出生的时候,还没有一个中国医生做过一例成功的肝脏外科手术。1960年,他打破了这个尴尬的记录,成为中国第一个主刀成功施行了肝脏手术的外科医生。这年他38岁。此后的日子里,他创造了一个个纪录:为4月龄女婴切除肝母细胞瘤、切除重达18公斤的肝海绵状血管瘤……这些纪录也许会被打破,但吴老坚守手术台的时间纪录,前无古人,恐怕要后无来者了。

他有一双神奇的手,比一般人的手要小,显得精致而灵巧。他一直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的手,因为他知道,没有一点儿茧的手,才能更敏锐地感觉到病人肝脏内部的微妙信息。配合他做手术的护士说,吴老的手指上长着"眼睛"——所有人都只能看到满眼的红色,但吴孟超的手可以直接伸进去,代替眼睛游刃有余地选中血管一掐,血当即就会止住。他的学生说,吴老敬礼时手有些微微颤抖,可只要一握住手术刀就不抖了。

"谢谢"这两个字,或许是吴老听得最多的两个字。在医院门口,有病人一见到他就扑通跪地,递上被判了"死刑"的CT片。耄耋之年的吴老,就举着CT在太阳底下站着,一看就是半个多小时。"还有救,来住院吧!"这是天底下最动听的声音。

从他第一次拿起柳叶刀到离开手术台,整整70多个春秋。一万六千多名病人,因为他而脱离了生命的绝境。他的眼前是病,心底是人,他总说:"我想背着每一位病人过河。"

很多患者的记忆里,总有一幅这样的画面:在给病人检查前,吴老总会把听诊器焐热;每次做完检查,他都会帮病人把衣服拉好、把腰带系好。90多岁的老人啊,查房时最常做的一件事,是弯下腰把病人的鞋子,放到最容易穿的地方。

"认识您30多年了。在很多人看来您是个传奇,但只有我看到过,手术后靠在椅子上的您,胸前的手术衣都湿透了,两只胳膊支在扶手上,掌心向上的双手,在微微颤抖!您叹口气说,力气越来越少了。如果哪一天我真的在手术室里倒下了,你知道我是爱干净的,记住给我擦干净,不要让别人看见我,一脸汗的样子。"与吴老合作多年的护士长程月娥曾写下这样一封信。听到这些话的吴老,已经96岁了,他还不舍得放下手术刀,他还想着救更多人,他还希望能多带学生,多教年轻人……

他用一生的坚守,告诉所有人,医生究竟该是一个怎样的人:这世界上不缺乏专家,不缺乏权威,缺乏的是一个"人",一个肯把自己给出去的人;他用一生的奉献,寄语年轻的学医者:某些医生永远只能收到医疗费,我愿你们收到更多——别人的感念!

斯人已逝,精神不朽。攻克肝癌的梦想,由他开启,也将激励一代代医者接续奋斗。遥望光年之外,那颗"吴孟超星",明亮永恒。

四位年轻人,走到医院的花海前,唱响了《国际歌》,这是吴老特别喜欢的一首歌。他们脚边鲜花丛中的卡片上,写着年轻杏林人的承诺:"我们会记得医药是有时穷尽的,唯有不竭的爱能照亮一个受苦的灵魂。"